

小村残照

石杰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小村 残照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石杰
著

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村残照/石杰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4

ISBN 7-80088-951-3

I.小... II.石... III.小说-文学-中国-当代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13486 号

小村残照

石杰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河北丰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210 千字 版次: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80088-951-3/C.219

定价:18.00 元

序

贾平凹

在我认识的女人中，石杰是最怪异的。我读过她许多评论文章，而且向朋友们推荐，但我不知道她是女的。等见到她了，她却瘦弱得让我可怜。那天过道里的风很硬，我还下意识地站到了她的左面，生怕风把她吹感冒了。怕着她感冒，我却感冒了，说了那么一会儿话我浑身难受起来，便匆匆告别走了。再见面，是

去年冬季的事，她在东北给我打电话，说要来见我，我说你来吧，来了我陪你去看秦兵马俑。可她千里迢迢地来了，一见面我又头痛，痛得倒在沙发上说不上十句话就实在无法坚持了。

一见面就生病，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前天晚上，几个朋友来吃茶，聊起机器人，克隆人，对人类的前景十分恐惧，我就说起中国古代人的认识中，神祇是混厮在芸芸众生里的，也就是说人群里常常真的是有神仙的，有鬼的，有狐狸精的，而到了将来又多了机器人和克隆人，谁能晓得坐在你对面的是真人呢还是假人？这么说着，我就想到了东北那个女子石杰。

我已经说过，石杰的评论文章写得是相当出色的，我读到的差不多都选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那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复印资料”上，而她不但是位小女子，且长期生活在远离北京、上海的偏僻小城。就在她第二回来西安时留给了我一卷文稿，我还以为是她的评论作品，待我病愈出院后读时，竟然全是小说！世上有许多人有许多方面的才能，但我见到的评

论家写小说散文，总能读出思想大于形象的痕迹，可石杰的小说与她的评论截然两样，其想象力和语感令我惊讶！这样的一个女人，足以称为才女。赞美女性可以使男人崇高。我向来敬重和爱怜有才华的女性，但我在读罢她的小说的那个黄昏脑子里总摆脱不掉对这个女子命运的担忧。有才华的女人是无法享受世俗社会中的富贵的，因为她们敏感，孤傲，个性太强，不肯屈就容忍且厌烦俗事纠缠，而尤其石杰，评论文章中那么坚硬，小说中又如此柔丽，其性格是一般人难以把握的。有道是圣贤者庸行，大人们小心，你一个女人家既要保持你的自在、鲜活，要发展你的天才，你不牺牲很多怎么成？何况是在一个边远的小城里。

我说这样的话并没有要冒犯任何人的意思，也没有对石杰说三道四的需要。人是同一切器皿一样的，一制做出来就决定了它的作用和寿命长短的，那么，就神归其位，人尽其才，石杰就好好地发展你的天才吧。

石杰又打来了电话，说她的这批小说多没有单独在报刊上发表，而准备一次性出书，但

出书时她是不想署名石杰的，要重起个笔名。这女人真有气魄！我曾经在数年前有个考虑，即更改姓名，但我终于未敢。石杰不企图借助她在评论上的声名来行世她的小说，这是她对自己实力的自信。以此，我敬畏她，盼她新的成功。

2000年2月28日 西安

目 录

小村残照..... (1)

三爷经常一个人呆呆坐着，眼睛一眨一眨地，脚上穿着双针线细密的青面尖口布鞋。他听见那女人的低低的沙哑的说话声和哗啦啦的弄水声，像村边沙河里的水在微风中作响。

花开花落 (13)

二太爷爷就一仰脖把最后一口酒咕嘟倒进喉咙里，口里含糊不清地说：“这黑子呀，咋昨儿和大白，今儿又和二白？不像这人，你娘她只能和你爹，你媳妇就只能守着你。嘿嘿，人哪！人咋着哩？嘿嘿，嘿嘿嘿！”

远山残阳 (38)

那时候大女儿已经十八岁了，小儿子还只有四岁。她让女儿怎么见人，她把儿子留给谁呢？甚至，她有点儿怨恨那死鬼竟说出这种不中听的话，她是那守不住空房的人么？

佛缘三记 (55)

寺门里，一神态安祥的和尚正拿了扫帚，不紧不慢地清扫院子。书生上前搭讪了问：“法师在扫院子吗？”那和尚却头也不抬，漫声说：“净地何需扫。”

夜静春深 (65)

楼道里黑洞洞的,一只猫“妙”地一声从透着幽幽的夜光的楼梯窗口处窜了过去,吴教授吓了一跳。暗影中朝要送出门来的小俞摆摆手,细听四邻没有动静,掂着脚跟下楼了。

人孽 (81)

忽然,他看见浊浪里卷了一个人过来,一忽儿现出了,一忽儿又隐去了,只剩了双手在水面胡乱地抓,有余就怔住了。他紧紧地盯住那双鸡爪般的手,这才看出河里流的竟全是血!

詹讲师晋职称..... (106)

三个月后,省评选结果出来了,詹讲师名落孙山。很快有消息传出,说詹讲师被告了。告詹讲师的文章是假的,两篇纯属挂名并未参与写作,另一篇是不是他自己写的也说不定。

晚照..... (124)

他懵了,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他知道要出事了。他想他是没有做什么的,没有做什么就没什么好怕,然而他的心到底有些跳。

知命之年..... (135)

这女子真是个尤物。修长的双腿,柔韧的腰身,晶莹洁白的额微凸着,笑起来两排睫毛忽闪忽闪的,弄得人心乱。尤其那两个乳呵,呵,圆圆颤颤,让人不敢去想,又不能不想。所里的空气活跃起来了。

故人往事..... (162)

“我么？没感觉。那时候没爱过他，现在仍然不爱。”林玲咯咯咯地笑了，又若有所思地说：“我觉得，两个人太熟了，倒不容易相爱。”

白光..... (181)

在顶端的一层，五奎探身出来。啊，白光就在眼前了，闪闪烁烁，如电如焰。迷离的眼死死地盯了看，蓦地，久已忘记了的帖子上的那首诗竟在他的脑子里清晰地闪过。他这才明白，他其实从来也没有解对过那首诗，算命人也没有。

山魂..... (228)

曾祖被推到了崖边时猛地回身，大骂了一句：“我操你们的祖宗！”下去了。涧底传来沉重的一声。后来，一代又一代的人传说着：曾祖那东西真大！大得跟个小棒槌似的。一时间，惊得所有的男人都噤了声气。

暮..... (258)

是《罗唆五更》：三更里呀/夜深人又静啊/忽听那斑鸠呀/咕咕咕地叫一声/叫得我好伤情啊/嗯哎哟哎呀。

一冬无雪..... (267)

太阳斜斜地下去了，巷子里散着的猪鸡也正回到各家的宅院去。七老爷子的那间土坯房里，又传出了几把二胡合奏着的《江河水》的曲子……

后记：我为什么要写小说 (302)

小村残照

瞎三爷

瞎三爷是个瞎子，生下来就没见过天日，倒也省了半路瞎眼的那份烦恼。

三爷五十多岁了，常常穿件灰不灰蓝不蓝的长褂子，这打扮在当时的小村也不罕见。大约是不下田地的缘故吧，脸上终年黄黄胖胖的，并不怎么显老。一颗头剔得光光亮亮，上面卧着条半尺长的疤，紫红而粗陋，像条年久的蜈蚣。

三爷家院里有棵桃树。桃子熟了的时候，常常招来一群一群的孩子，三爷就搬来两条长凳并到桃树下，在凳上半躺半卧，嘴里吱吱地吸着个大鼻子烟袋，手里慢慢地摇着把破蒲扇，眼睛一眨一眨地。每逢这时，孩子们就围了过来：

“三爷，讲个旧吧。”

“讲嘛讲嘛。”

纠缠着，有两个摇着那瘦膝盖。

三爷就磕磕烟袋，清清嗓子，声音在阳光里散开去：

“话说那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边，有一棵绛珠草，久旱不雨，快要干死。神瑛侍者路过此地，见这株草可怜，就以甘露浇灌，这草儿才活了下来。后得天地精华，雨露滋润，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美貌女子……”

三爷会讲好多古书，《三国志演义》、《西游记》、《水浒》……却偏偏最爱讲这《红楼梦》。讲着讲着，又常常停下来：“哎，是胖丫吧？来，让三爷摸摸，胖不胖。”双手抓住女孩子的手，身子往前探探。

那胖丫是个极顽皮极大胆的女孩儿，任凭三爷一双枯瘦的手慢慢摸上去，却不吭气，快到关键处，忽然尖叫一声，笑着跑开，三爷也就只好作罢，脸上挂着惋惜，嘴里自我解嘲地说：“嗯嗯，好胖，好胖。”

更有那顽皮极了的总是盯住头上的那道疤：

“三爷，你那疤是咋弄的？”

“生疮落的吧？”

“摔跤跌的吧？”

你一言我一语地，嘻嘻笑着。

逢到三爷情绪好时，也一手摸着疤一边嘿嘿地笑，并不说话。问恼了，便断喝一声：“滚！小兔崽子！看我不打折你那腿！”一边就抄起手杖作出凶相。

孩子们怪声叫着笑着，四散逃去。

三爷会算卦，谁家丢了猪呀鸡呀跑了媳妇什么的，断不了找三爷掐算一番。三爷就双手合着三个乾隆时代的铜钱念念有词，哗啦掉下，枯黄细瘦的指头抖抖嗦嗦地摸摸是心是背，眼睛频频地眨动一会儿，这吉凶去向也就出来了。求卦的免

63318
不了再罗哩罗嗦地问上一会儿，末了扔下元八角钱，三爷就从贴身处掏出一个钥匙，从行李底下摸出一个黑漆漆的小木匣，抖抖地打开，抖抖地放进去，不同面额的纸币各自成摞，绝不混淆。钢币好辨，纸币就不知他如何辨得那么准。日积月累，三爷的小匣子里就很攒下了那么一点。有卦灵了的，事后还会拿出个冬瓜呀几颗烤红薯呵特来酬谢一番。

那年夏天，三爷穿了件背心正躺在长椅上乘凉，远远地走来了冯寡妇。冯寡妇是前村人，丈夫喝了酒骑自行车从岗上翻下来摔死了，日子过不下去，带着七岁的女儿改嫁到了小村。才一年，这后嫁的男人又得了气膈病，肚大如鼓，一拍，膨膨作响。

“三爷，我是来求你给我当家的算算……”睁着双呆滞而期冀的眼。话未说完，嘴角已一瘪一瘪地。

“哦，别急，别急……”三爷忙从凳上坐起，眼睛一眨一眨地，好像瞅着极远的地方，一双干脚在地上寻着鞋子。

冯寡妇就忙把三爷的鞋子摆正，那鞋子已经破得快穿不得了。

算了几次，皆是过了夏天最迟不过秋天病人就会慢慢好起来。三爷不收冯寡妇那堆皱巴巴的纸币和一个一个的钢币，说是给病人抓副药吧。冯寡妇感激不尽，就常来三爷家缝缝洗洗。冯寡妇去三爷家总带着女儿，三爷就给那孩子果子吃，有时还给她买上学用的纸和笔钱。

冬去春来，冯寡妇的男人死了。

冯寡妇没有再来三爷家。

三爷经常一个人呆呆坐着，眼睛一眨一眨地，脚上穿着双

针线细密的青面尖口布鞋。他听见那女人的低低的沙哑的说话声和哗啦啦的弄水声，像村边沙河里的水在微风中作响。

春末的一天，三爷从镇上喝了羊肚汤回来，只觉浑身燥热，信步走上前街，不知不觉趔进冯寡妇的家。恰好那寡妇端了脏水出来，忙忙地把盆放下，忙忙地招呼着，三爷就一把拽住了她的瘦胳膊。

“家里……有人么？”

“没……啊，没……”

趔趔趔趔扭在一起进了屋。

后来，三爷走路的步子就精神了许多，偶尔还哼几句戏文：“落花水流红，闲愁万种……”声音颤颤地有些变调。

冯寡妇的面色也渐渐红润起来。

只是寡妇的侄子，一个本分而丑陋的年轻人，见三爷就恨恨地哼一声。

再后来，三爷的头上就多了这道疤。半尺来长，隆起的。三爷不再到冯寡妇家去，半年里几乎是足不出户。有人问起他头上的疤，他说：“走路不小心，碰到了树上。”问者也就笑笑，不说什么。

冯寡妇的红润渐渐灰败下去，且终日紧闭门户。

后来，听说三爷死了，享年七十有三，正是坎儿。且死的凶，是在沙河边的柳林里冻死的，赤条条一个身子。一只眼睁着——也许，是闭着的，脸上挂着笑。

四儿和哑巴

小村实在是个平凡的村子。从古至今，无人曾居高官显位，无人作过强盗土匪，因此，这四儿也就算得一个奇人了。

四儿排行老四，前边的三个哥哥一生下来就是死胎，他娘便有些疯疯颠颠。幸好很快又怀了四儿，于是，希望和惊怕又一齐移到了肚子里。求瞎三爷算过，说是个极壮的男胎，将来定是个大命之人，作到达官显贵也说不定。终不放心，又在八仙桌上天天燃起三炷长香，供奉墙上那纸已经辨不清面目了的菩萨。分娩的头天夜里，四儿的娘梦见一条青蛇在前面的草丛里蜿蜒前行，耳边听得一个声音：“你来，你来……”四儿的娘就跟着那声音和蛇走去。走进一片坟地，却不见了蛇的踪影。惊醒了，觉得腹痛难忍。磕头撞墙，一直折腾两天两夜，四儿才呱呱坠地。黝黑粗大，奇丑。娘想起前边的三个儿子，就给他取名四儿。

四儿不仅相貌丑陋，且性情怪僻，从小只让女人抱他，见了男人便啼哭不止。稍大，就专和那女孩子玩耍，捏起泥锅泥碗，抱着枕头作娃娃。一个当爹一个当娘，玩得尽兴。有一次，有人看见他在茅柴凹处把自己的小宝贝往小哑巴的肚脐眼里插，人们便说：这孩子长大了怕不是好东西。自此管紧了自己的女孩儿。

小村后有一片坟地，人称李家坟。大大小小几十座坟茔，且荒草丛生，老树昏鸦，很少有人到那里去。年复一年，这里便成了蛇的乐园。有一次，有人在附近打柴，见坟地里好似一

阵风旋过，半人高的茅草齐刷刷朝两边分开，看那阵势，那蛇足有扁担长短。

四儿耐不得学校的寂寞，就逃学到村边的沙河里去抓鱼。时间一久，腻了，又窜到这荒坟野草中来。他听说蛇是最怕烟袋油子的，就偷了爹的老烟袋在口袋里，悄悄蹲在一座坟头上。太阳当头照着，四周静悄悄的，有蜻蜓在草上飞，有虫儿在草丛里叫，偶尔从村里传出两声狗吠。四儿看见蛇如何吞下鸡蛋又把身子在地上摔打，看见青蛙的两条后腿被蛇吞进嘴里，肚子鼓胀胀的好像二嫂褂子下的圆肚皮。有一回，他看见两条蛇胶在一起辗转扭曲，就想起了哑巴那肉肉的身子。

一次，他看见哑巴一个人蹲在玉米地里挖野菜，腰上露出白嫩嫩的一截，心一乐，就悄没声地靠近前去，紧紧把她压在身下。她不叫，似害怕又似欢喜地笑着，他就咬她那两片花瓣似的嘴唇，咬出了血。

那一次他挨了揍。爹是用皮带打的，系了大半辈子的那条老牛皮带，二寸宽，一头钉着铁环。爹说：“打！打死这伤风败俗的东西！免得以后丢人现眼！”他睡倒了三天三夜，没死，只是左臂直不了啦。

那一年，他虚岁十五，属小龙的。

此后，他还去荒坟野草里蹲坟头，还看蛇摔打身子，吞蛤蟆，胶在一起，只是不再偷爹的老烟袋。他常常捏着条野鸡脖子，铁青着脸，铁青着目光，让人不寒而栗。于是，各种传闻就在小村窄窄的街上流散开来。人们说他本来就是蛇投胎，多凶的蛇，见了他，也得乖乖顺顺的。他一进李家坟的野草丛，就现了原形。那件事倒渐渐被冲淡了。

日子照样像沙河水似地流过去。

四儿三十多岁了，仍是光棍一条。

每天，仍是蹲在坟头看蛇摔身子，吞蛤蟆，胶在一起。

他的脸越发铁青着，目光也越发铁青，通身的汗毛孔都散着铁青。

后来，四儿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哪一天走的，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只是老木匠回忆说，有一天，他让他打个木箱子，盖上要留两个眼儿。四儿说这话时还笑了笑，让他觉得这年轻人有点儿可怜……

两年后，四儿回来了，带着一个二十左右岁的女孩儿。女孩儿卷卷的头发，一笑，眉儿、眼儿、鼻子、嘴角便都翘翘的，招人喜欢。四儿叫她“俺那口子”。四儿也变了，脸儿不再铁青着，见了人也点点头，笑笑。

女孩儿的肚子大起来了。

四儿挑水做饭，忙得一刻不闲。

女孩儿快要生产了，四儿眼角眉梢都是笑。

女孩儿生了，是个死胎。

四儿睡了好几天。

女孩儿的肚子又大起来了。

四儿又是挑水做饭，土星也不让女人沾。

又快生了。

四儿笑里透着紧张。

生了，又是死胎。

人们好久没见四儿出门。

待到生了第三个死胎时，那女孩儿三天不吃不喝，带着满